

## 青未了·连载



1

##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 邱永峥 郝洲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 跟美军签“生死状”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美军士兵单兵装备价值15万美元,美军基地堪比五星级酒店……《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2010年对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

“驻阿联军南方司令部媒体中心很高兴地通知二位:你们在阿富汗南部随美军作战部队的采访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在你们的随军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请联系南方司令部媒体事务办公室的指挥官皮特塞姆,她的联系方式为……喀布尔的联军媒体支持团队将会为你们安排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运输方式。当你们到坎大哈基地后,会有媒体代表接你们,并给你们发食堂用餐卡,安排住宿和送你们到前线作战部队的运输工具……”

这是驻阿联军南方司令部发给我们的行程通知。在接到行程通知的同时,我们还得跟美军签一份由A4纸打成,长达10页的“生死状”。

所谓生死状,实际上就是美军的免责条款,大意为随军记者必须自备战地防护装备,在战争中如果记者受到人身伤害乃至丧命或者采访设备遭到损坏,负责的是这名记者所供职的媒体单位,美军只在道义上提供战地必要的医疗救助,如果不同意该条款,那么就不谈随军了。我们后来发现,类似的“生死状”我们先后在申请随军时、进入喀布尔联军新闻中心后、抵达坎大哈联军南方司令部媒体中心时签了3次。

与“生死状”同时签的还有“22条军规”。这些军规旨在告诉记者什么情况下允许采访、什么时候不能拍照和拍摄、什么样的信息是可以发布的或绝对不能公之于众的,例如,在与军人交谈时,必须告知对方是在接受采访,同时对方有权利拒绝接受采访;地图、导航仪器、通信器材以及排除自制炸弹时所使用的装备等都不能拍照;具体的兵力和火力部署、

战斗部队的番号、情报收集活动,尤其是敌人对美军造成的杀伤,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绝对不可以见诸报端,否则就“立即取消随军资格”。

与“生死状”和“22条军规”一起发过来的还有专门为媒体人员量身打造的坎大哈基地生活手册。其中包括了坎大哈空军基地的基本示意图、基地遇袭警报、基地内各个部门的电话、周末教堂活动的时间表、法律事务办公室和邮局的联系方式,外加14条坎大哈空军基地的特别守则。又是守则!

“不得饮用当地水,只能喝瓶装水,在喝水前一定要闻一下水的味道,因为此前有水遭污染的报告”;

“不得擅自饮用酒类或者吸食毒品”;

“严禁色情物品”;

“对阿富汗国民要尊敬,在未经允许时不可随便对其拍照”;

“在基地内,没有媒体中心人员陪同,不可随便拍照”;

“任何时候都要着装得当”;

“注意铁丝网围住的地区,走路要走直道,要对情势有所了解,因为附近可能埋设地雷或者其他爆炸物”;

“在驾车或者步行期间,严禁使用MP3”……

总之,我们的战地随军还没有开始,美军就已经给我们念种种“紧箍咒”了。

“生死状我是签了,但你们都得给我活着回来!”我们的老板,在波黑战地和伊拉克战争中有过丰富战地采访经验的胡锡进反复强调:“战地记者最重要的是活着,然后才是工作。”

我们只知道阿富汗到处都是苏联人入侵时期留下的未处理的地雷和塔利班埋下的自制炸弹,美军中65%的伤亡是由塔利班的自制炸弹造成的。此前,我们去巴基斯坦采访时,曾经见识过塔利班使用的各种自制炸弹。我们曾在巴基斯坦拉合尔月亮市场恐怖袭击事件中看到过这种炸弹的威力,处于爆炸范围内的摩托车油箱都被钢珠打穿了好几个洞。



11

##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曾鹏宇

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



## 到哪儿去找孩子的母亲啊

邓亚军就按程序给王兵和小龙取了血痕样本,约好一个星期后直接来取鉴定报告。

没想到鉴定结果让邓亚军一愣,小龙和王兵在几个位点上DNA数据不一致,两人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邓亚军让另一位同事帮她复核,最后仍然显示这是个排除的结果。这时正好熟人打电话来询问鉴定情况,邓亚军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他。对方非常吃惊:“不会吧,真是排除的结果?!”邓亚军说已经复核过,应该没有错。

“怎么会是这样?”熟人一个劲儿地说,有点不敢相信。邓亚军想想建议道:“是不是应该问下孩子的母亲?”熟人有点挠头了,他告诉邓亚军,王兵跟孩子母亲早就不在一起了,这么多年都是王兵一个人在带着小龙,虽然平常都有保姆照顾,但是他对孩子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多半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可是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第二天王兵兴冲冲地一个人来了,显然熟人并没有把鉴定结果告诉他。寒暄间王兵还跟邓亚军说:“我已经订好明天的机票,等拿了结果就带着孩子回老家去。”他边说边从邓亚军手里接过鉴定报告,当看到报告最后“不支持王兵是王小龙的生物学父亲”结论时,表情瞬间就凝固住了,屋里也一下没了声音。

“这个‘不支持’……是什么意思?”王兵的声音已经没了刚才的轻松。邓亚军只好如实相告:“你跟孩子没有血缘关系。”

王兵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你们不会搞错了把,这怎么可能呢?”邓亚军说:“应该不会有错,我也没想到,已经复核过了。”

王兵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退掉了机票。“那能鉴定出小龙父亲是谁吗?”他问。邓亚军摇头:“没有样本鉴定不出来,你应该先去问下孩子的母亲。”

王兵砰地拍了下沙发扶手,“我上

哪儿去找她啊!”

喝了一口水后,王兵似乎没那么激动了,才把孩子的身世告诉邓亚军。很多年前的一次应酬中,他认识了孩子母亲——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孩林娟,林娟比王兵小不少,当时在王兵他们经常应酬的夜总会做陪酒女郎。王兵很喜欢林娟,对方对事业有成的王兵也很有好感,很快两人就住到了一起。

住到一起后王兵就不让林娟再去夜总会上班了,他知道在那种地方陪酒意味着什么。他告诉林娟,以前的事情他不计较,为此他还煞费苦心给她安排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

在一起半年左右,林娟忽然跟王兵说自己有了三个月身孕。王兵不疑有它,非常开心,为此甚至准备跟她结婚。没想到林娟对王兵说:“结婚很辛苦,对安胎不好,再说那不过是一个形式,我也不是特别在意。”

林娟的这个态度让王兵很感动,他觉得这证明林娟真正爱的是他的人,而不像其他女人,多少是为了他的钱来的。

后来小龙出生了,王兵非常高兴,甚至用林娟的名字买了一套房子作为礼物送给她。没想到孩子出生没多久林娟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用心地带孩子,跟王兵之间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甜蜜了。

开始王兵还以为林娟是做了母亲后一时调整不过来,可是后来林娟对他越来越冷淡,甚至开始出现夜不归宿的情况,这让王兵忍无可忍,两人爆发了一次很强烈的争吵,王兵一气之下提出了分手。

分手本来是王兵在气头上的话,没想到林娟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王兵心里后悔,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想着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就提出孩子由他抚养——他以为这么一说,林娟会不同意,这样两人还能有回旋的余地,没想到这个要求林娟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是要求王兵支付一大笔赡养费。

## 今宵一谜

村前巧遇那女子(网球运动员) 韩克捷  
昨日谜面 考虑周全后就业  
谜底 想好事

##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 16《癌症日记》

◆作者: 于娟

## 3月31日 女人没有乳房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理解所有的所有,虽然我们母女没有比心有灵犀更多一点语言去交流。

妈妈说“我明天回山东”,我说“好,你走吧”。我知道她在为我做什么,犹如她知道我懂她为我做的一切。

家人的应之若素、处之泰然其实堪比良药仙丹,那种难以言表的强大内心也许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这个无声的舞台上只有我在孤军奋斗,但是我有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话说确诊之后,处处为病人着想的J主任风风火火把我从20楼瑞安搬到了22楼,这不是楼层的区别。这是全部按照香港自费和纳人社保三甲医院的区别。

粗算一下,我在20楼一个星期烧了四万不到五万的样子,最重要的是,给我的处理

只是止痛、打泽奈降低血钙。

说实话,瑞安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非常感激瑞安温暖、安静的病房,温柔轻语的漂亮护士,哪怕只给我安慰从来没有太多建议的医生们,这段等待确诊的时间是我生命中最为脆弱和无助的时间,是瑞安给了我足够适应过渡的空间和时间。国内其实非常缺少有如此理念和硬件的肿瘤中心,哪怕不做别的,只是给肿瘤病人内心的抚慰和单一的止痛。

我是直接用病床推上22楼的,两张床兴师动众并排在走廊,我吃足了止痛药,贴满了止痛贴,所有人看着我用了半个小时一点点一点点挪动着换床。

想当年年纪之轻、病情之重轰动了整个楼层,也算得一段时间的新闻人物,阿姨们啧啧惋惜里,我微笑着说,阿姨们

你们别看耍猴了。不知道当年围观耍猴的病友多少还活在人间,多少又已经驾鹤西去。

往事不堪回首。

22楼,是个乳腺诊治中心。全部是乳房问题女,一个个年龄各异被割了乳房的少奶奶们拎着引流管散步是22楼一大景观。妈妈喜滋滋跑进来说:这里好多好多乳腺癌啊,都活得好好的,就是割掉二两肉嘛,咱不怕……

同病房有个47岁的大姐,或者叫阿姨,听了妈妈的话,又看看病床上的我连连摇头:啧啧,那么年轻,动这种手术她老公同意吗?

为什么不同意?我没心没肺地问。

我老公就不同意我切除,所以我做了保乳,3年半复发了,唉。阿姨恨恨怨怨。

其实良久之后,我才知

道,保乳与不保乳,与复发和复发根本没有相关性。但是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压根没有能力去安慰和平复阿姨的心。

OK,我是不是要做所谓的切除手术呢?光头当时在奔忙我的转院手术,我的内心开始翻腾,开始思考如何去和他商量这个原本我认为不是问题的事情。

我是一个性别意识特别模糊的人。我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好玩的人和不好玩的人,强人和凡人等等诸如此类依照人的品质性情的分类方式,男人或者女人,只有在公共场合去WC才有用。

当然也有例外,在欧洲和师妹们旅游的时候,女用洗手间排起长龙而男用卫生间空无一人时,我会理直气壮一脚踹了门去男卫生间,倒不是特别内急,而是认为自己的时

间不该用在等别人撒尿上。

虽然客体肉身来说,我是个虽不标致但是非常标准的女子,然而意识形态上我却一直非常茫然男人和女人社会、心理方面的定义。

研究生期间选过性别与社会之流的专业课仍丝毫不能帮到愚钝且死活开不了窍的我。不懂风韵不解风情,哪怕意外偶尔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做女人是需要天赋的。我很佩服那些把自己作为女人的资源用到极致,哪怕没有实体资本却可以营造女人魅力的女人。我怕是这一生穿了风火轮也难以望其项背。

所以,窃以为,女人没有乳房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没有乳房更没有什么大不了。

人生的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胸前四两肉,那么岂不是太不好玩了?